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七

函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

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
牧守之設獨在擇賢又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俗爲
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趨弊無益也
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鉗盧陂廣灌漑歲
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盧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
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

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
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
上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
任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使崔寔著論言聖人
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懸所以齊勞
逸而均貧富也秦隳法制而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
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
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伴
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
擬于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

事之猶不贍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歿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臍，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涓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闢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是時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最之制宜增採屬令
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地益蕪
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耕水耨
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饒魏太
和中天子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勞來安集下詔言
去年牛疫茲今東作興人何所須而耕朕甚憂之其
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力者倍備之以耕無
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于是李安世上疏言竊見州
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
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易生假冒強宗豪族

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遠遠
鄉考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訟遷延
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家
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
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事又難
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
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栽樹名露田婦人二
十畝奴婢依良人下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

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爲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蒔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榆民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得賣買諸麻布之上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

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
借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
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
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
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奴婢五
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固日分課種蔬菜五分
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
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
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田分起此

蓋寔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
廨田墾田之制。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
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
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癯篤廢疾
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
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
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
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
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

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或收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
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
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
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
役皆免。徙寬鄉者。縣復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
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
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
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
觀中。太宗方銳意于治。課州縣吏。以鰥寡少者進考。
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倉。

賑給不足爲徒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
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畝穀子所在爲義
倉歲凶以給民上善之詔畝稅三升粟麥秬稻隨土
地所宜黜鄉畝以所種狹鄉溥督之歲收十損四者
免其半十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
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獠不在是歲不
登以貸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
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
五年米藏三年皆糶陳爲著令當其時脫戶者有禁
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

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誠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後方鎮益恣睢，溢爲五代，民極毒荼，惟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義始至鎮，荆棘彌望，白骨滿地，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持旌榜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寬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桑麻蔚然，於是選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賜，見蠶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者集衆杖詆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譙責，十是隣里

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見佳
麥良滿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
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
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使民先
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太平興國中詔兩
京諸路許民相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
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晷種時
所墾田爲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桑耕者農師謹
察之白州縣論罪後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籍以勸
農時畿甸民稅重兄弟壯年出分而聚其稅于一家

卽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佃作知封丘縣，實批覈以聞，賜緋魚，擢知開封府錄事主簿，嚴玘專苛刻求課最尋，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爲均賦稅輯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踰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勢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十之五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克，臣嘗奉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爲詔書屢下訐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

奉行無當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由貧困避逋責，逃租賦而然。方始逃時，里之人既檢會其室廬什器，桑棗材木，以輸官價，負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尺寸之田，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刺報，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以茲遊蕩絕意歸耕，臣請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領大農事。于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御民撫衆者，爲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西，爲擇諸官，腴未耕之地，廣募閒墾，蠲其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衆寡，並地肥磽，而均配之。加以勞來勸課，令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

果孳畜羊犬鷄豚分畫經界漸掘井田營造室籍
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爲科條
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
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
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耕牛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
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
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
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上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
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請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爲
國費請下有司議鹽紙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

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蔡許頰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遷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以爲可行、詔靖經度、凡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參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充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冀吳越未納上腴、蘇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隄、以止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明一統、江南不稔、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於異時

踊貴甚矣。民困國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旱濕積
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
復湮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
物上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爲旱
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具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
上無貴糶，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
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
子銳意于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
時宰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

六編卷之三十一
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爲民病建炎
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
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
飢竄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
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錢
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
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取五之一爲上養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

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
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
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
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
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
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
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沃二百

四萬八千田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負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利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歎以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爲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然竟莫之行時富人操勢乘急令少其敵賦之數以爲券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者愈下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

貧富益以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請均定。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洛州肥鰓與大理丞郭結以千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于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諮詣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民。已憚民謫怨。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纔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

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之時頒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爲奸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時鄭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苗田者至嘉蔬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平易近民美成在允謹行之求無愧于心宅何畏焉事遂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

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田業盡。積存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朶月削。六今不治。將後靡底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以爲必可行也。詔報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勳。倣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恩。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

田均田。有反古拂衆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去古事益逆。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上

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然。

宿獨青州

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皇祐

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鮮民之孤。獨羸病貧不能自存

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

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戶寡田有餘者鬻如

舊。而廣惠倉法始于此。振老孤。恤矜寡。予之粟而不

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絕田

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故行也熙寧法
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舉以爲青苗本云爲補助常
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願勿
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收勒
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貴糶比秋成則賤賣其
穀以質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
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轉粟
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于救荒
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糶鄉有社倉一
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

此法與
何行

于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青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于方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

遇水旱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餘舉與之乎
前功盡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展需豐
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于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未
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
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歛之平歲貸之凶
歲償之豐歲之爲善矣嘗竊私計以爲鄉人士君子
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爲倉
比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庶其益
乎理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
負拘催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廣德民

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法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篤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于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變則通。而後乃可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爲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爲立約。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其時矣。故法不能以自行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爲過優。欲從實料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西路土曠人稀。即招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

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沔之間。迫近敵境。汗萊
彌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
老携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徙鳥散。
恐于公無分毫之益。而直爲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
爲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爲。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
增稅。使田疇盡闕。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
邊。省歲漕。其爲利亦溥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
萬衆之命。一寄于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
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陂
塘。堰。閘之利。必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額。

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
苦之于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
重估苛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大恨于賈似道嗚
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
民交易弊必至于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
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若無田皆佃富
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主而佃傭租輸
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壅不下流也為細民者不亦
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蠲如詔書為著令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凶疾阨之用尤篤隱

加惻怛。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飭官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益于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吳元年，即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矣。土地萊蕪，失業者多。凋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復嘆曰：「吾征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

甚耳。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皆出。其何以堪之。于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爰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秫。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種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嘗行幸鍾山。自獻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

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
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又嘗祀園丘世子從。上命
左右導世子行田間。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
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矣乎。
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
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麤衣糲食。口體不
克。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
服御閒。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橫歛也。二年免山
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天

卷之二十一
一
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
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亂作
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民謹然
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
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歛尤甚于
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
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
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之意又
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郡
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

并免今年田租。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高二始

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
三尺分植之五尺濶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
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達者請戊
邊。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民供給繁勞有年山東
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
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鼓。
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情者里老督
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飢
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
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

此即制也
制如之

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
諭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廩振貸，後乃聞著爲令。
荆斬災命戶主事趙初乾行賑期後，上怒曰：民飢
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
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官
倉，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
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于四鄉各置倉，出官
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資奏：真定棗疆民初復業，
適旱蝗飢流殍者衆，乞覈實賑濟。上曰：民困甚，濟
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

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七年，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論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受焉。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顧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糴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勅河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使者徧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

南飢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什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且死，官尚及徵租稅邪。即督郡縣覈飢民數，近地約

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聞。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

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

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

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

報上。上謂戶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

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

相率轉徙歟。抑年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今

吾民何以至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毋煩苛仍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飢。上

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
當召令預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
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
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邪書就
即用璽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
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
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入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

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
蓋言農事大艱難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于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
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渙然淵表賦幽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織婦詞具悉稼穡蠶絲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
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蘇州尤甚幸除豁。上
慨然詔畫一下已復嚴違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貶還山

東願附籍聚疆便。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
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
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
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上覽奏，太息
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民訴得上達，良苦。既得
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郡
縣陂塘閘埧，年久塌壞，不能澆灌，淤塞下能灌溉者，
令修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其退，其實聞已
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
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

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
有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交阨之
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饑上謂尚書原吉曰朕
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
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陶銘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山驛有儲糧欲
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
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也勅褒諭景泰中淮
徐飢歿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
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伺以粥遠者給之米

力能它就食者爲棗。遣鬻帑者爲贖。還其家。即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歿給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上干稷輶。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歿矣。飢歿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茲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歿矣。成化中。敕布政按察二司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賴也。比及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

數仍儘各處在官贖金續釋稟備之有不敷聽于
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
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僉股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
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
官于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寡而盜繁
都御史林俊乞敕省司招民輸贖入粟補散官及抵
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
立義舍義學義塚各阜俗三善得表門示旌詔施行
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
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

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
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
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
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
不善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
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
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許爲詭詞貧
民必甘與里胥而覲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
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
貸乎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

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
細民有寧賣子女其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
吏之面者以致數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矣于民有
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
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
減價而糴以濟飢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糴者去
之而無所追于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
仆故公私兩便惟常平爲然今宜固義倉之舊更以
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
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糴臨之以

廉吏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糴者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徒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備貢。

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召里老咨問云。在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其于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于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

間漸見脩復。自園中菜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
又有皇莊田做宋季公田課租典以中官弘治中戶
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下
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華管莊內臣責有司
課租粟解部進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
頃界連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朝命戶貫
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
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
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
田盡歸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

惠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長寧伯周或以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彊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英宗皇帝不許因廣寧疾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諱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為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畀之臣等親

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醜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非常。鰥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祖宗許開種良爲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京師。追賂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賴者。額懸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重者也。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減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邊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潦輒沒。倘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晦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令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免。後有以

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官莊者 上感經奏抵之罪一

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歛手不敢肆云

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
辨之地接近幸勢要具奏建 皇莊比近民田多所

混賴乞查勘于是詔給事中言御史繼祖戶主事希
尹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成化弘治間建 皇

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
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

伏望 皇上永念國本 皇莊田租稅照原例嚴納

銀三分解部類進 皇親功臣赴關關領禁中官宦

僕毋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吏尚書桂萼言
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
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
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
新至。僑寓其受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久居其分地。
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廣地謂之廣畝。此北方
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
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
重。剛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
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因民間所收佃

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于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即上下黃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陛下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于天下。時唐冢

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

賦賦言國初計版成縣有定額版有

常征江西有等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時里書飛灑之見在人戶各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名爲處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有留賣戶不遇割及遇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爲懸掛挑回者有暗襲京官方而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爲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

之景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小民陪償小戶逃
絕責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負累由是而戶口日
耗盜賊日昌告許日滋江西此弊吉安為甚臨
江次之故遇會編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而請
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筭飛灑之誅乞令守巡分詣地
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
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
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歸之
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
因大造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
田因糧編差戶與糧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
立國者于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

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
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
家田不輸糧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
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
率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
薄南方江湖砂磧山岡易旱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
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
折亦不爲過餘屢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
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宣
德中因知府况鐘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因未嘗以舊

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旣皆不可復，惟均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口不可則必富者蠶食，貧者推肌。瀝體相推于逃亡，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安福通縣糧四萬三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十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呈于撫，按列訴于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故衆，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于鄉，有其人，莫不善于吏，與其事。今鄉有

人焉可矣

卷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序

三十一

入編類纂卷二十八

由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下

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
賦且諭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
也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
核課殿最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
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以大均雖欺
弊時有繁費時有而一時虛懼貽累之病不致大折

閱如異時矣。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流通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涇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特以寧謚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

逐焉成化中流民復集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
疏上 詔右副都御史原傑蒞其事傑馳詣鎮偏屋
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
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
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
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
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地置白
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爲商陽山陽瑯唐縣
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尹陽皆流寓上著
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

鄖西上澤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
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彙好德
也彙劉千斤屬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
簡賢能以撫字之庸鉅有今日哉撫幾不輯幾成大
變今誠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
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
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鄖州吳遠
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畢選才以克且舉御史吳道宏
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
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陟南本兵未上卒漢南新民

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
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濫爲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釐
言畿輔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
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
築堤環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
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
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
三數年後稽事登盈京輔克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
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

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任選守令勸民農開導滯洫旱灌潦泄所收自倍沿滯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蝨輔荒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須後未行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于民心莽爲苛虐黎庶思德並起而磔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世遵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官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惠行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調戶不

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
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
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義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
賦口筭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
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
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益藏
獨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俾國用後
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飢而軍興已來饑
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
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

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正宜備
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
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
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于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
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
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徙不啻
民不堪命，蓋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
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賦
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
帛焉。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

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
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
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
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于
役豐年三句中、年二句、下年一句、起徒役無遺一人
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蓋是時蘇綽爲法
依。于。古。然。猶。重。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
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傷。父。志。開
皇中事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

節儉勤于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于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寧藏于民，無藏府庫焉。唐宗著令：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成與地澗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于年造籍。

以季年

辰戌丑未

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于州縣其賦役

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坊檢制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限其土之產歲輸絹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樹藝調而取之也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絹而當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欲獲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擊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大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于上減乘輿服御放官女加意于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而易祿開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過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

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
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
役者給蠲符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天子心
騷于逸樂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鉉等爭駁削
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
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
遺大盜積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嘗以給費吳鹽
蜀麻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
猶不給也大曆中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
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

齊世徐打
功並傳

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罪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練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結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其蕃夷貢獻未報若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歲數千百益財陳竭矣德

宗即位相楊炎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前世多宰相掌其柄。僑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于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

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孤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徭名目畢省而皆總于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于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閹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于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困圍城中又苦財不給重積財于行宮廡榭瓊林大盈庫爲內藏

學士贊見之，大驚。時上方倚信贊，亟去其榜。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柰何？」泌欲廣帝意，閑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湏，獨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諸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千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賈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

錢爲筭而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佑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佑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于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勅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異賦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蠲計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是時分天下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六

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
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于所屬州而送。
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宋興歲賦
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管田賦民
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
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
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
之賦，計丁率為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
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
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置曰折。

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歛畢革水旱徭役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代重歛之弊而選官涖京畿倉及詣諸道受租調有掊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贖取于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關

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
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景德中廣
南西路轉運使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
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
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
折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
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天聖初命
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于提
祥符齋醮宴賜諸官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以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

綱目卷之八十一
十一
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
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三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
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于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盜
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于是議省冗費減皇
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
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
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
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益增以再倍而元昊
稱臣西事幸解宜急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

屈于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獨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克仍官邸官吏冗積溢于位而財賦益不贍神宗即位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上不許曰諸殿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爲儀鸞司缺氈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同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民病也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以處異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

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駢起費又以鉅億計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而國以遂億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嘗新法爭役法謹然即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于本于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悖拂不孫于理也宋役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克後隨時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著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
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
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里正
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于錄乃僞爲券售田勢家
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
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
衙前益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
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日還神宗廉得大
傷之議變法于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
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苦不盡出千兩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顧克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等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爲水旱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爲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方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上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直
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剩
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即帑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則最病此
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青苗未散而
已歛方田山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
占地里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于初而費猶不
給也于是內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
田者置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

奉

止此設

行于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
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于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
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
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
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
矣已又創增鎮柵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
尚書左丞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贍幽
燕關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
賦歛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于民故陝右上
戶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寇

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已聞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罷應奉而求珍竒民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已倍于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于用也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朝廷戶部爲三其措置哀歛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此矣宋南高

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難厄久慮民隱稍深嚴
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
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措歛無藝極朕甚悼
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
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
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
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
與編戶等益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
當均其稅于齊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
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

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密
諭諸路暗增民利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
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于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
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
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清計合收窠名目有丁
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
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
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
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興州郡
非泛齎索無虛日是使爲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朝

不恤民是
下恤康令
而助食令

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
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
迫被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
中孝宗受禪歲蠲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
民輸粟于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
帛于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
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
增無紀極矣旣一倍其粟又幾倍其帛又數倍其錢
况月椿版帳又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舊

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
歛始欲薄賦歛當自節用始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
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
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闕者攬戶之
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
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
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
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
歲三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
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

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于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虛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衆割公田。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宰豕釀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願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

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以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覈焉。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
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
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
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疇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
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
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
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宜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
生其產田塘山地丁易者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
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
徵戶紀者附疇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料款

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
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
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
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
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于所屬
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
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
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
檢暴蠹泐益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
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

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著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現。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田皆謂官田。蓋做古公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做古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

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

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爲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郎曹興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以百萬計之，耗銀五萬戶，評類送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則耗銀不入公文，不可得稽矣。諸親王府有祿米，各將軍府俸有將米，各省三司俸，府州縣官吏俸。

及學官弟子負膳畢具賦其中戶工部所派存留起
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而殷實戶爲糧
長者永克無易勢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而歛之
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爲貿易至起家累年
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
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
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爲差次務
從公僉克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當輸納
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
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

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筭者皆曉然于賦役派筭之日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上憤其久不下民困于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爲定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通稅至二十餘萬計部奏上一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

舊一畝科十斗五升至四年則升者

咸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

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

以上定減額

二十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州城賦糧至

八十萬石有奇。

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

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賦，召父老問故。

與知府况鍾、曲筭、疏減者八十餘萬。大患在勢豪，于

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

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于水次立舍團收，曰便民倉。

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

收加耗米七斗，以待糶。比運期，酌所允，遠近爲支撥。

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廷議下平糶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于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脩圩岸開濟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

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親實其當于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飢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錄也本台丁庸朱承符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而竟里長甲首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獨以看守庫藏廩倉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日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

色雜目宜均之民者編第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爲
共曰均徭。意主于便民以爲里甲錢入官則單細戶
可弛然。無承直之擾。均徭顧役行而民亦泰然。衣
食租稅無苦也。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
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于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
糧者祇應官。即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稽冊籍則
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聚人戶則官
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
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徵一法一條鞭
者法于在所名異。咸稱便利矣。徵一法者都御

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即不給常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畝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既而曰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同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于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

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
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又令民歲以田
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
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
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
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
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綱銀
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
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
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

願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逐年十甲克一之歲條役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繫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

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以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令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章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

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克親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便盜也。今募吏克歲加脚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滯爛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宇沐戶部尚書韓

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官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嘉靖中耗弊滋甚會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字內額

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於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厯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敕行戶部考洪武初年額田原數查弘治十五年失

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再按天下洪武初
年戶一千六百五萬餘口六千五十四萬餘時前脫
職棄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
蕃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
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空少而多承平戶口空多而少何也再按
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
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
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入十七萬有奇
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已倍八十臣考

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
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
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
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
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
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員由
二萬而入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增而千七百八倍矣
夫額田賦入則田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
由二萬增而入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
稽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

冗員日多職數日紊數亦難稽臣考前古若光武中
興鑿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十
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十八
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
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
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治宜也再世有五人
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
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祭不立墮
矣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

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安
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
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
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
也。幾何而不窮乎。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書
郁新請。索州縣官稽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
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利有遠近。何
可槩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思有以
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

初。昭皇帝諭工部言。古上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樂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賣價騰。雖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于出產地計直市。毋樂派。毋吾民。

八編類纂